

一九九二年以色列國會大選

蔡 瑋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以色列進行國會改選，由於這次大選的結果對中東地區的和平與安定將有所影響，也可能會為中東地區的長治久安帶來一線新的希望，所以這次以色列大選廣獲注意。本文將對這次以色列大選及其對中東局勢的發展做一分析。

壹、政治背景

以色列為一實施民主制的共和國，政府採議會制，無成文憲法，國家政務係按照立法及行政法令，和議會慣例推動。以色列的最高權力機關是一院制的國會，總統是由國會議員間接選舉產生，其主要職能為儀式性（ceremonial）的，為國家形式上的元首，但是實際權力則操之於總理手中，總理係由國會選舉中獲勝的多數黨黨魁出任，並經總統任命，負責組織內閣，推動政務。①所以以色列基本上是應該歸類於內閣制的國家，國會大選對於該國的政治、經濟，甚至國防、外交政策都能發生重大的影響。

以色列國會（Knesset）採一院制，國會議員總數為一百二十人，每四年改選一次，但是如因事實需要，也可提早解散國會，②進行大選，這和一般內閣制國家（如英國）的作法頗為類似。今年六月二十三日的這次大選就較原定日期提早數月

註① 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一九八七年新編，中文版第十七冊，台北，丹青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〇年，第七七頁。

註② Dick Leonard and Richard Nakiel, *World Atlas of Elections: Voting Patterns in 39 Democracies*, (London: The Economist Publications Ltd.), 1986, p. 79.

，其中部份原因是因為以色列外交部長李維（David Levy）辭職，結果引發內閣人事異動，導致大選提前。

另外，以色列國會選舉採比例代表制，全國為一個選區，設限門檻為百分之一。^③換而言之，如果參加競選的政黨未能獲得百分之一以上的合法、有效選票，將無法推派代表進入國會。選民依照政黨政見，投票選擇政黨，政黨則依據選前所提出的候選人名單，依得票比例，依序推出國會議員，順序不能任意自行更動。由此看來，以色列國會選舉的政見，或政黨取向較重，這純粹是制度設計使然，和國內的重個人因素，或區域性（派系）因素顯然有別，也正因為如此，理論上說來，以色列的國會選舉結果應該更能反映政府政策的可能走向。

選舉結果當然是依全國性的計票結果為依據，然後各政黨再依得票比例分配席次，可是為了能够更精確的明瞭某一地區、某些選民結構，對政黨、政見的選擇傾向，雖然在全國只有一個大規模選區的情形之下，以色列的計票方式仍採分區進行，然後到最後再加總合。

舉例來說，政府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了解舊市區、城鎮、新市區、城鎮；新屯墾區、舊屯墾區、非以色列人屯墾區對於某個政黨，或那些政見的具體支持程度。就以今年的這次大選為例，其中涉及屯墾區的未來走向問題，新政府就可以透過這種區域性的計票結果，來觀察當地居民，或以色列籍阿拉伯選民對這些政策的支持程度。

談到以色列的政黨問題，該國目前共有十五個較重要的政黨，其中最重要的是利庫黨（Likud），也就是外界所通稱的自由黨，以及勞工黨。以色列於一九四八年建國，一九四九年首度進行國會大選，一直到目前為止，每次大選都是由這兩個大黨贏得多數席次，然後再由贏得較多席位的這個政黨和其他意識形態，或政策相近的左派，或右派政黨合作，組成政府。

表一正足以說明歷年來各政黨的得票率和席次問題，其中得票率係以V表示，而席次則以S示之，由表上可以明顯看出四年改選為常態，但其間也有數次提早大選，選民人數則隨著人口增加而增長，而每次投票率均維持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一九五一年除外）。

貳、爭議性事項及選舉結果

和以往相似的是，今年的以色列國會改選仍是自由黨和勞工黨對抗的局面。自由黨是由現職鷹派總理夏米爾（Yitzhak

註③ 關於設限門檻比例一事不同資料有不同說法，有的資料指出門檻標準為百分之一的得票率，有的則指為百分之一點五，引用此二數據必須謹慎，詳見中央日報（台北），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六頁，及註②，七十六頁。

表一 歷年以色列各政黨得票率及議席數

選舉年度	1949	1951	1955	1959	1961	1965	1969	1973	1977	1981	1984
選民人數	506,567	924,885	1,057,795	1,218,843	1,274,280	1,449,709	1,758,685	2,037,478	2,236,293	2,490,014	2,654,613
投票比率(百分比)	85.8	74.3	80.7	79.6	79.0	83.2	77.8	76.9	78.2	77.8	78.1
得票率(百分比)及席次	V% S	V% S	V% S	V% S	V% S	V% S	V% S	V% S	V% S	V% S	V% S
共產黨及其他左派團體	3.5 4	4.0 5	4.5 6	2.8 3	4.2 5	8.5 10	8.5 10	11.3 12	7.0 7	5.4 5	7.6 9
勞工黨及其他社會主義民主團體	53.5 67	54.5 65	52.6 64	56.2 68	52.7 63	55.0 67	49.7 60	42.7 54	26.0 33	36.6 47	37.1 47
其他中間團體									15.2 18	2.5 2	2.6 3
宗教性政黨	12.2 16	11.8 15	13.8 17	14.6 18	15.4 18	14.0 17	14.7 18	12.1 15	13.9 17	11.9 13	11.4 13
自由黨(利庫黨)及其他中間或偏右團體	20.8 26	26.0 32	27.2 33	24.3 31	27.4 34	21.3 26	26.0 32	30.2 39	35.3 45	41.0 53	36.0 46
其他	10 7	3.5 3	1.9 0	2.2 0	0.3 0	1.3 0	1.1 0	3.5 0	2.7 0	2.7 0	5.2 2
總席次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資料來源：Dick Leonard and Richard Natkiel, *World Atlas of Elections: Voting Patterns in 39 Democracies*, (London: The Economist Publications Ltd.), 1986, p. 79.

Shamir) 所領導，而勞工黨黨魁則係拉賓 (Yitzhak Rabin)。自由黨自一九七七年大選獲勝以來，一直持續執政迄今，而夏米爾則係自一九八六年以來就一直擔任總理職務，他所領導下的政府對阿拉伯問題、中東和平、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問題一直採取立場強硬的態度，尤其是在約旦河西岸佔領區屯墾區的問題上，夏米爾政府更是誓言寸土不讓，^④故外界一般將其視為鷹派人物，有礙於中東的和平發展。

相對於夏米爾的是勞工黨領袖拉賓，拉賓立場固然較夏米爾為溫和、務實，但是拉賓也並非完全是個鴿派人物。事實上，在一九六七年以色列重挫阿拉伯國家的六月戰爭中，拉賓當時正是負責運籌帷幄的以色列參謀長。在一九八七年由勞工黨和自由黨組織的聯合政府中，拉賓曾擔任國防部長一職，一九八八年，以色列境內發生大規模的阿拉伯人反抗活動 (Intifada)，拉賓曾負責下令對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活動採取強力、血腥的鎮壓行動，充其量而言，拉賓只能說是個務實的準鴿派人物。^⑤

但是在這次的大選活動中，夏米爾和拉賓對下面的幾項政策，有非常大的差異，如中東和談、佔領區問題、屯墾區，以及經濟問題。^⑥基本上，夏米爾對前述問題採取強硬、保守的立場，而拉賓則持較溫和、妥協的態度。

茲就兩黨對上述相關政策的差異立場，進一步說明如左：

中東和談及佔領區問題：雖然兩黨都同意耶路撒冷的歸屬是無可談判的，對戈蘭高地的控制權也絕對不能放棄，更不能容許在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成立一個巴勒斯坦國，但自由黨主張繼續參加美國支持的中東和會，這個會談始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間，也反對讓地求和，只同意在和平談判的最後階段讓巴勒斯坦人享有有限度的自治權限。

勞工黨方面則主張應該以務實的態度，退讓某些佔領區的領土，以換取和阿拉伯人間的長久和平，同時該黨也主張在選舉獲勝、開始執政後九個月內，授予巴勒斯坦人某些自治權，並在一年之內與巴人簽署自治協定。^⑦

屯墾區問題：自由黨反對美國的要求，拒絕凍結在佔領區內設置猶太人的屯墾區，並且堅稱根據聖經記載，這些佔領區領土根本就是原屬以色列所有，不願讓步。

勞工黨的立場則是只支持在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地區，如戈蘭高地、約旦河谷、耶路撒冷，建立屯墾區，並認為在其他地

註④ 一般所通稱的約旦河西岸，在以色列聖經上的正式名稱是 Judea 及 Samaria，夏米爾政府誓言不放棄一寸的土地 (never to yield "one inch" of the land)。

詳見 Newsweek, July 6, 1992, p. 8.

註⑤ 同註④，十頁。

註⑥ Washington Post, June 23, p. A15.

註⑦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1, p. 16.

區的屯墾都是出自於政治性考慮，所以主張執政以後凍結這一類的「政治性屯墾」，立場較為溫和。⑧

經濟問題：除了前述的政治層面問題之外，經濟問題也是這次以色列大選中的一個重要爭議事項。根據統計，選前的以色列失業人口已達歷史最高峰，在所有勞動人口中，竟然有百分之十一點六的人處於失業狀態，尤其在那些近年才由蘇聯移民前來以色列的猶太人中，失業率更是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⑨這其中有許多人是首度獲得投票權，他們的動向對選舉結果會發生相當程度的影響。

自由黨同意繼續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出售國營企業，採取減稅措施，而且它相信美國遲早會恢復給予以色列一百億美元貸款保證（布希政府因為夏米爾的強硬、不妥協政策，拒絕停止政治性屯墾，所以曾下令凍結給予以色列這項貸款保證）。

勞工黨方面則主張把保留給政治性屯墾的款項移作他用，以增加就業機會，降低高達百分之十一的嚴重失業率，改善經濟，吸引新的俄羅斯猶太移民入境。勞工黨並且相信在其選舉獲勝、執政之後，美國將會停止對這項貸款保證的凍結，這也將有助於以色列經濟的復甦。

至於這次大選中選民結構問題，在以色列全國三百四十萬的合格選民之中，經統計有五十萬人以上是第一次參加投票，在這些首次有權投票的選民中，外來移民佔三十萬人以上，而其又大多數係來自解體前的蘇聯猶太人。⑩

在這些合格選民中，約有三十九萬四千人是歸化為以色列籍的阿拉伯人後裔。住在東耶路撒冷的十五萬名阿拉伯人當中，大多數拒絕入籍以色列，所以這些人均無投票權。另外，在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的一百七十五萬名巴勒斯坦人也無權參加投票。⑪

這次以色列大選共有二十五個大、小政黨參與競逐，但是由於門檻限制，多數小黨均無進入國會之機會，六月二十三日的選舉計票結果顯示，這次投票率為百分之七十七點五，和以前的選舉比較起來，這次投票率並無特別偏高，或偏低的異常現象，應能合理反映民意的取向。

其次，計票結果顯示，以拉賓為首的反對黨在這次大選中贏得勝利。勞工黨贏得四十五席，較原來的三十八席增加七個席次，而執政的自由黨則遭到自一九六九年以來最嚴重的挫敗，席次比原來的三十八席減少六席。⑫自由黨已承認選舉遭到

註⑧ The Japan Times, June 27, p. 23.

註⑨ Newsweek, July 6, 1992, p. 8.

註⑩ 中央日報（台北），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第六頁。

註⑪ 同註⑩，七七頁。

註⑫ 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三頁。

挫敗，現任鷹派總理夏米爾暗示其有意從此退出政治舞台，拉賓則以勞工黨黨魁的身份出任總理，籌組新政府。

下列統計數字係根據六月二十四日「以色列電台」所發佈的選舉結果表列而成，^⑬其中民間投票結果已經完全計票結束，僅剩軍方、外交官員及監獄的投票計數工作尚未完成，唯其結果已不足以對大選發生任何實質性的影響。

勞工黨贏得大選已成事實，但是，由於新政府必須掌握國會一百二十個席位中半數以上的席次，故勞工黨勢必與其他中間偏左的政黨（如左派聯盟）合作，才能順利組成新內閣。根據最後計票結果，拉賓所領導的中間偏左聯盟雖然在新國會中所控制的席次為六十一席，僅較過半數多一席，但是七月十三日以色列新內閣宣誓就職時，拉賓已成功的聯合了四十四位勞工黨、十二位左派、六位宗教黨，及二位阿拉伯和一位共黨國會議員，使得新內閣在國會中擁有安全的過半數席位，力足抗拒來自在野勢力的挑戰，及推動其改革計畫。^⑭

叁、勞工黨獲勝之原因

對於勞工黨之所以能在這次大選中獲勝，許多政治觀察家由不同的角度來加以分析，有的認為這是拉賓能夠滿足選民對

政 黨 名 稱	所獲席次 (括弧內數字 係上屆席次)	
右派政黨	(48)	41
自由黨	(38)	32
新自由黨(New Liberal Party)	(3)	0
覺醒黨(Tehiya)	(3)	0
祖國黨(Moledet)	(2)	2
聯合黨(Tzomet)	(2)	7
宗教性政黨	(18)	17
聖經黨(United Torah Jewry)	(7)	4
國家宗教黨(National Religious Party)	(5)	6
神諭黨(Shas)	(5)	7
以色列救贖黨(Geulat Israel)	(1)	0
左翼暨中間政黨	(49)	57
勞工黨	(38)	45
活力黨(Meretz)	(10)	12
希望黨(Tikva)	(1)	0
阿拉伯極右派政黨	(5)	5
和平暨平等民主聯盟(Democratic Front for Peace and Equality)	(3)	3
和平進步黨(Progressive List for Peace)	(1)	0
阿拉伯民主黨(Arab Democratic Party)	(1)	2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25, 1992, p. 8.

註⑬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25, p. 8.
註⑭ 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二年七月十五日，第九頁。

於安全與和平的雙重需求所致，^⑮有的則由經濟的角度加以觀察，認為以色列的經濟困境是導致自由黨失敗的重要原因。^⑯也有人由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待此一問題，認為這次大選不論誰輸誰贏，大選的本身就已經達成一項歷史性的成就：迫使以色列人思考和辯論中東的和平，以、阿間的未來，也就是在占領區屯墾，以及讓地求和的問題。^⑰

其實，勞工黨之所以在這次大選中獲得勝利可以歸納為下面幾個原因，一是安全上的考量，二是經濟性的因素，三是勞工黨本身的自強，以及自由黨內部的紛爭，再加上美國的壓力，以及蘇聯猶太移民的支持這些因素交互影響的結果，終於導致夏米爾政府垮台，勞工黨執政的局面，或許也為中東的和平帶來了一線新的希望。

首先，就安全因素的考量而言，在全球一片和解聲中，夏米爾政府的強硬不妥協政策，使得以色列大有與全球輿論相抗衡的態勢，自由黨政府堅決反對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接觸，或讓其派代表參加中東和會，也不接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二四二號和第三三八號以土地換取和平的決議案，置美國的壓力於不顧，使得中東和平談判一再觸礁，以色列人民也對巴勒斯坦人的一再發動抗暴事件不勝其擾，希望能夠追求一段穩定的發展時期，適度的讓步，或改變政策不失為一種可以考慮的方向，勞工黨的凍結「政治性屯墾」，及讓地求和的訴求就在相當程度上符合了民衆追求和平的這個期望。

另外，在經濟性的因素方面，如前所述，以色列目前的經濟狀況乏善可陳，失業率已經達到歷史新紀錄，自由黨亟需美國的巨額經濟援助及貸款，但是正由於夏米爾的死硬派政策，使得布希政府凍結了對以色列的高達一百億美元的貸款保證，這使得以色列的民心士氣受到相當程度的打擊。再者，自由黨也應該為其政策錯誤而對當前的經濟亂象負責，自由黨基於意識形態，及政治層面的考慮，把太多的經費、資源投注在約旦河西岸興建屯墾區，反而忽略了在以色列本土創造就業機會、安置新移民的計畫，這也促成了自由黨的失敗。^⑱

至於黨爭方面，一九九二年二月，勞工黨開以色列政治之先河，首先推動改革，讓全國黨員投票挑選國會候選人，並且更換黨魁人選，由建國英雄、前總理拉賓取代了連續四度競選失敗的前黨魁裴瑞斯（Shimon Peres），這對勞工黨的形象頗有助益。相對於勞工黨的戮力革新，自由黨則陷於內部的權力鬥爭，總理夏米爾和外長李維的權力鬥爭就是一個例子，此事後來導致李維的去職，^⑲正如一位自由黨高級幹部所言，選民「是因為自由黨內鬥爭而嚇怕了」。^⑳

^⑮ 聯合晚報（台北），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六頁。

^⑯ The Japan Times, June 27, 1992, p. 23.

^⑰ The Los Angeles Times, 轉引自聯合晚報（台北），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第六頁。

^⑱ 同註⑨，第八頁。

^⑲ 同註⑨，第十頁。另請參見 The Jerusalem Post，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社論，轉引自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第八頁。夏米爾及李維的權力鬥爭，使得支持自由黨的選民分為東歐及西葡兩大猶太人集團。李維的去職，使得自由黨失去西、葡系猶太人的支持。

^⑳ 路透社，耶路撒冷二十四日電，轉引自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三頁。

本文前面曾經提過那些開始享有投票權、來自前蘇聯新移民的動向相當值得重視，根據以色列的統計，在這次大選中，有百分之四十七來自前蘇聯的猶太移民投票支持勞工黨，另有百分之十一的人則支持左派聯盟的活力黨。在這些新移民中只有百分之十八的人支持由夏米爾所領導的自由黨，另外還有百分之四的人支持極右派的政黨，百分之四的人支持宗教性政黨。²¹換而言之，這些在夏米爾執政時期移民以色列的新猶太移民背棄了把他們帶到以色列的自由黨，其中居然有高達百分之五十八左右的人轉而支持左翼的反對黨。這些來自前蘇聯的猶太移民當屬專業人士，但是移民以色列之後却多半一籌莫展，淪入社會低層，²²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他們心中的憤懣可想而知，他們的投票取向至少讓自由黨損失了四到五席的國會席位，²³一增一減，結果就對自由黨構成了嚴重的傷害。

最後，談到美國在這次以色列大選中所發揮的間接影響力問題，支持自由黨立場鮮明的耶路撒冷郵報（*The Jerusalem Post*）在六月二十五日的一篇社論中有如下的這段敘述：「我們不得不承認，美國這個超（級）強（國），影響他國內政的能力實在可怕。布希總統和貝克國務卿明顯憎惡夏米爾和他的自由黨政府，他們在中東和平談判上明顯偏向阿拉伯國家，而且又以凍結百億美元貸款，要逼以色列就範。……以色列人民非常清楚，……他們若投票支持夏米爾，會使以色列走上孤立無援的危險道路，因而改變了選舉意向。」²⁴這段敘述容有過重之處，但是這確實也反映出部份事實，美國確實對夏米爾自由黨政府的強硬中東政策頗為不滿，事實上也希望以凍結貸款保證來迫使以色列就範，美、以關係的惡化確實使自由黨在這次選舉中為之付出代價。

總而言之，美國樂見、甚至歡迎拉賓的勞工黨出而主政已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情。果不其然，在勞工黨大選獲勝消息傳出之後，布希政府官員對於選舉結果歡欣之情溢於言表。²⁵前美國駐以色列大使路易士表示，「拉賓可以跟美國高級官員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我認為這是中東和平進展和美、以關係改善不可或缺條件」。²⁶美國國務卿貝克亦表示期待與以色列維持密切合作的關係，他並敦促早日在羅馬舉行下一回合的中東和平談判。²⁷

註²¹ 聯合晚報（台北），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六頁。

註²² 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台灣電視公司「從台北看天下」節目有一段購自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之影片對此有生動描述，NBC記者訪問了一些台拉維夫的清道夫（均係來自前蘇聯的新猶太移民），居然都有高級學歷，其中包括化學家、銀行家及醫生，該記者表示他們可能是世界上水準最高的清潔工人。

註²³ 同註⁹，第十頁。

註²⁴ *The Jerusalem Post*, June 25, 1992, 轉引自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八頁。

註²⁵ 同註⁹，第十頁。該文正式用字為 *Bush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could hardly contain their satisfaction over the outcome of the Israeli vote.*

註²⁶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九頁。

註²⁷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九頁。

基於這項事實，我們可以預見，拉賓主政，美、以之間的緊張關係將會迅速緩解。拉賓和貝克在近期內均有互訪之計畫，²⁸此將有助於彼此早日建立直接溝通管道，就中東和平問題達成某種基本共識，美國可望在短期內解除對以色列的一百億美元貸款保證凍結。

目前，拉賓政府面臨的兩大首要課題將是：(1) 追求經濟成長，由實質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水準，大幅降低高居不下的失業率，(2) 追求中東和平，凍結對佔領區的政治性屯墾，追求以、阿之間的和平共處，以實現其競選諾言。但是拉賓政府是否能夠達成上述目標，推動其改革政策仍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首先就經濟問題而言，美國可望解除對以色列凍結的一百億美元貸款保證，此不僅對以國經濟有所助益，也對振奮民心士氣具有鼓舞的作用。另外，新政府將把凍結下來的「政治性屯墾」的經費移為改善舊屯墾區及失業問題之用，這均將有助於部份解決以色列當前的經濟困境。

然而，以色列當前經濟問題並非如表象上顯示的那麼單純，失業率居高不下，通貨膨脹率逐漸增加，投資意願不振，其根本性的原因在於以色列當前的經濟活動中，社會主義的色彩太過濃厚，在右派的自由黨主政期間，尚不能對此問題有所改善，推動改革，左派的勞工黨是否能夠改弦易轍，推動和其理念、意識形態不合的右派經改政策，這就更令人懷疑了，²⁹所以以色列新政府是否真能在短期內克服當前的經濟困境，實在令人難持樂觀之態度。

其次，就中東和平問題而言，拉賓政府的新政策固然將會較為溫和和務實，會在短期停止在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的「政治性屯墾」（以色列新政府已於七月十六日下令凍結在這些地區的新屯墾活動），但是基於現實的考慮，安全的需要，以及國內政治的壓力，拉賓政府根本不可能考慮放棄在其他佔領區（如耶路撒冷）的屯墾活動。事實上，拉賓也已經重申，為了安全考慮，以色列必須繼續沿衝突線鞏固屯墾區，這就和巴解所提和談條件之一有了重大出入。³⁰

另外，在巴勒斯坦問題方面，拉賓在其就職演說中已經明白表示，願意和巴人進行不間斷的會談，至達成佔領區五年自治協議為止。而且三年後，以色列將和巴人進入最後解決方案的談判。³¹拉賓政府的政策顯然較具妥協性，巴勒斯坦人可望在佔領區內取得較廣泛的自治權利，以色列也可能會考慮——透過談判的過程——從部份約旦河西岸的佔領區撤退，以達成讓地求和的政策目標。

註28 事實上，美國國務卿貝克已於七月二十一日完成了以色列之行，隨即首途約旦安曼進行第二站的訪問，為中東和平積極進行斡旋工作，拉賓則有意於八月間訪問美國，美、以關係已經進入一個新的局面。

註29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6, 1992, p. 6.

註30 雖然，巴解組織對於拉賓的獲勝基本上持較正面、肯定的看法，但仍有相當程度的疑慮，巴解並對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舉行最高階層會談一事提出四項先決條件，其中第一項就是以色列必須立即停止在耶路撒冷和佔領區的屯墾活動。詳見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一年七月十五日，第九頁。

註31 同註30。

但是在此值得特別強調的是，以色列新政府在可預見的將來仍不可能承認巴解組織，或接受巴勒斯坦人獨立建國的這個可能性，而這正是巴勒斯坦人多年來努力的目標。而在讓地求和方面，若無國內反對力量（如自由黨，及其他右派政黨）的合作，以色列新政府並無能力獨自達成此一目標。一名反對派國會議員已經表示，自由黨雖遭擊敗，但仍將奮戰不懈，「絕不放棄任何土地」。³²另外，自由黨的住宅部部长夏隆（Ariel Sharon，曾任以色列國防部長）亦表示，「如果有人談到要把任何國土拱手讓人，……必定會遭到最強烈的反對。」³³

因此，以色列新政府的成立固然為中東和平帶來了一線新的希望，以、阿之間的緊張關係可能獲得緩解，中東和平的腳步可能加快，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東和平短期之內就可獲得實現。

肆、結語

由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以色列大選結果來看，以色列人民渴望和平；同時，他們也盼望經濟繁榮，想要突破現狀，擺脫和阿拉伯人間似乎永無休止的對抗，謀求一條中間、妥協、甚至彼此可以相互和平共處的道路。

基於這個認識，勞工黨的拉賓在這次選舉中基本上掌握了民意的走向，把握了訴求重點，誓言改善疲憊的經濟困境，改善和美國的關係，並且不惜讓地求和，所以勞工黨的獲勝，就理論和實際上來看，應該對以色列本身，及中東和平遠景都有好處。

儘管如此，以色列新政府恐怕難以在短期內迅速解決當前的經濟困境，或弭平其和阿拉伯人間的長久累積下來的宿怨，但是新政府至少在觀念上已經能夠釐清政策上的輕重緩急，在做法上也願考慮適度的讓步，部份滿足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立場，再加上美國的大力配合，以及世界輿論的支持，中東和平比較過去更具樂觀的前景。

事實上，目前的事態也正朝較積極的方向發展，以色列新政府成立以後，美國國務卿貝克已經到訪，拉賓本人將於七月下旬首途訪問埃及，八月訪問美國，他甚至已大膽的對其阿拉伯宿敵——敘利亞、約旦、黎巴嫩等國元首提出建議，邀請彼等訪問耶路撒冷，他甚至表示，「爲了和平大計，我隨時打算拜訪安曼、大馬士革及貝魯特等地。」³⁴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以色列大選結果已為中東和平跨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至於它是否將來會成爲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成爲中東長久和平的契機，將視所有有關各方（包括以色列、阿拉伯、美國、巴勒斯坦……）是否能夠把握機會，為中東和平寫下歷史的新頁了。

註32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第八頁。

註33 同註32。詳見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一年七月十五日，九頁，及二十二日該報，十頁。以色列新總理拉賓已於七月二十一日前往開羅訪問，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亦已接受邀請將回訪以色列。目前美國國務卿貝克正在中東地區進行穿梭訪問，居間協調，希望能夠化解以、阿之間的歧見，掌握這次的中東和平機會。

註34 亦已接受邀請將回訪以色列。目前美國國務卿貝克正在中東地區進行穿梭訪問，居間協調，希望能夠化解以、阿之間的歧見，掌握這次的中東和平機會。